

张联芳 主编

近代卷(上)

世界史通俗演义



刘宗绪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021号

责任编辑：吴力超

封面装帧：丁品

封面绘画：高荣生

世界史通俗演义

近代卷(上)

刘宗绪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中国科学出版社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4.625 字数：3740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目 录

楔子	1
第 一 回 斯图亚特施虐政 长期国会抗暴君	3
第 二 回 战沙场勇士酬志 立共和昏王伏法	20
第 三 回 图谋复旧黄梁梦 光荣革命定江山	36
第 四 回 岂容荷兰霸海城 但看英伦执牛耳	55
第 五 回 “神圣”帝国遭兵燹 生灵涂炭山河碎	68
第 六 回 哈布斯堡执皇纲 霍亨索伦起霸心	82
第 七 回 处心积虑脱羁绊 雄踞欧陆“太阳王”	95
第 八 回 叹中落朝纲不振 溺嬉戏且顾自身	108
第 九 回 理性旗下群星灿 智者云集启蒙兴	120
第 十 回 承危难枉自挣扎 气数尽厄运临头	134

第十一回	巴黎民众襄义举 法兰西国易江山	147
第十二回	万众欢腾夸立宪 社稷改观话公民	164
第十三回	战端起处刀光影 同仇敌忾斗敌顽	179
第十四回	共和主义呈异彩 恐怖统治展狂风	195
第十五回	夏日炎炎政变起 雾气腾腾英雄出	220
第十六回	雄才大略治乱世 计谋小试伏教皇	241
第十七回	谋改制皇帝登基 图霸业震古烁今	255
第十八回	发奇思封锁大陆 大厦倾无力回天	276
第十九回	书回头话说“罗刹” 中兴主越众超群	294
第二十回	骄女皇颐指气使 莽男儿勇举义旗	307
第二十一回	四大强魔争肆虐 跛足奇才施巧谋	321
第二十二回	机器隆隆产业兴 壮志雄雄工运起	334
第二十三回	诸生析社会弊端 马恩创共产学说	347
第二十四回	“世界工厂”唯英伦 全球俯仰“米”字旗	361
第二十五回	惊风雷南亚大地	

	赞女王飒爽英姿.....	373
第二十六回	共和大纛飘巴黎 革命风暴卷欧陆.....	390
第二十七回	波拿巴荣登九五 法兰西再扬国威.....	405
第二十八回	亚平宁瞩望撒丁 成一统古国复苏.....	419
第二十九回	一代枭雄俾斯麦 平定诸藩立帝国.....	433
第三十回	克里米亚遭败绩 亚历山大图改革.....	448

楔 子

前文书已然表过，在那公元16世纪，德人马丁·路德一篇论纲激起了宗教改革，大英雄闵采尔统领农民军威镇四方；法王弗朗索瓦一世行新政，建立起中央集权；英王亨利八世创国教，令圈地出租之新式贵族与租地农场主骤然增多；意大利文艺复兴峰浪迭起；新航道得开辟，航海经商大为兴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争相外侵，四处殖民，竟将非洲、亚洲乃至西半球之美洲的大片土地变为囊中之物；尼德兰人起革命，挣脱西班牙羁绊，自立为荷兰强国……端的好不热闹。

如此众多之事端，却尽皆是欧洲人所为，竟无一件出自文明古国子孙之手。想那古老的文明之花，在埃及、印度、中国、巴比伦开放得何等艳丽！此事又有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岂料到得16世纪之时，却是欧洲人抢了头筹。你道这世情怎地这般跷蹊？此中缘由倒也没有太多难解之处。

原来此际欧洲有了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才令欧人得以雄视全球。这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确是非同小可。它与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为不同，乃是对着海内外市场的新型经济。那班商贾设工场，驶商船，营选销售，终年忙碌。他们远走世界各地，卖出商品，买进原料，还购得海外稀有之物返回贩卖，使得欧洲营造与经商之业蒸腾兴盛起来。但只见雇佣人手之手工工场如雨后天春笋，旧日匠人所结之行会逐日衰微。那商品细物看似无奇，却令宫廷内苑、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乃至全国黎庶，人人均离它

不得。货殖之兴遂令欧人在全世界占了先机。

想那欧洲，原也是崇尚王权、神权、特权之地域，盛行封建制度。这一景况自是容不下自由竞争之商品经济的任情生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正当方兴未艾之际，自也难以忍受封建制度布下之樊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农民战争、尼德兰革命等诸多事端，便皆是冲破樊篱之举，直是声势烜赫，风雷激荡。

荷兰本是弹丸小国，却第一个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谁成想这个蕞尔小国竟有如此之力道，四出殖民，八方经商，雄踞海域，包揽营运，争得个“海上马车夫”诨号。只此一端便已昭示出，那资本主义端的远比封建主义强劲。

却说那资本主义极是讲求竞争。荷人称霸海上，日进斗金，甚是得意。岂料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17世纪里，欧洲又有一个海上强国现出身来，须臾之间便抢在了荷兰前头，其势如断金裂石，好不威风。若问来者是哪一个，这便是那与荷兰隔海相望的英格兰。

正是：

细物商品无奇，倒转乾坤有力。后来居上英吉利，忍教荷人饮泣。

（西江月）

第一回

斯图亚特施虐政 长期国会抗暴君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日月如梭，年华流逝，那英国都铎王朝的一代巾帼英主、中兴之君伊丽莎白一世，看看已至古稀之年。想女王登基之时，芳龄只二十有五，清丽绝俗，冰雪聪慧，治国有道，政绩卓然，满朝文武皆幸得遇明主。但却有一事甚是令人不解。那女王已逾而立之年，却从未言及择婿配偶之事。这可急坏了信奉新教的国会议员及朝廷有识之臣。原来依照女王之父、先王亨利八世的遗诏，若是伊丽莎白无嗣，其王位将由亨利八世御妹的子孙继承。现下即当是亨利八世的外孙女、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此女乃是天主教徒，如若继承王位，必将对新教的英国不利。由是下院便上疏女王，恳请她为社稷着想，早日择配佳偶。不料女王虽丽若青梅绽雪，但却无意儿女之情。她在向国会表示谢忱之后，竟出人意外的諭示天下：女王在加冕之时便已“与全体臣民结婚”，决意将“生命与贞节奉献给大英王国”。众人闻之莫不惊愕，却又为女王之圣洁而感佩，遂不再轻易妄言圣上的亲事。

星移斗转，寒暑交替。那女王春秋渐衰，不觉已近耄耋之年，步履间难免现出蹒跚。到得1603年，年已七旬的女王依旧坐朝听政。一日，忽感圣体不适，不由得倒卧在御榻之上。未几，竟是欲语无声，话也说不出。御医投药抢救，终是不见起色。

3月24日，一缕芳魂飘然离去，晏驾前女王也未及留下遗言。

此时，王位继承人玛丽·斯图亚特已遭废黜，其子登基为苏格兰国王，称詹姆斯六世。英国女王逝世后，便由他以外戚身份继承了王位，是为詹姆斯一世。从此，英国便进入了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

按下詹姆斯暂且不表，先来说一说那宗教事端。伊丽莎白女王之父亨利八世在位时，曾着手宗教改革，将罗马教皇摒除于英国宗教事务之外，自己作了宗教领袖。他废去天主教，创立英国国教，称“圣公会”，也属新教。他还没收天主教财产入官，随即又将这批官产卖出，大为充实了国库。亨利八世权财两得，但却未肯根除天主教之旧弊。他依旧欲令英国国教效力于王权专制，故而国教虽为新教，却随处可见旧教的阴魂，尤以主教制度为甚。教会里上层权贵依旧奢靡放荡，宗教仪式仍然豪华烦琐。故而亨利八世创国教后约30年，便又有新的宗教运动兴起，参与者多为商贾资产者、新式贵族与普通百姓。这一干人众痛责国教上层腐败，力主废弃主教制度，消弥烦琐豪华之宗教仪式，敦化习俗，严肃勤劳地过活。他们自称“清教”，取清除国教中天主教旧习之意。部分清教徒主张由教中年高德劭之人任“长老”，取代主教之位。他们称“长老会派”。更多教徒以为主教、长老均不可设，宜由教徒独立领会圣经，与上帝交流，遂称“独立派”。

英国宗教界之变更也波及苏格兰，清教长老会派竟在苏格兰国会中声望颇盛，已无出其右者。

交待已毕，再来说那詹姆斯之事。他在婴幼之时便已作了苏格兰国王。从记事时起便只知唯我独尊，余人俱是臣属及奴仆。自幼所受之宗教教育令他但知“王权神授”，国王即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可以任所欲为，而不知有他。待他长成亲政后，却见苏格兰国会中长老会派甚是气盛，不由心下不悦。他暗忖：“朕自幼君临天下，位尊九五，皆源自上帝。那国会中人动辄扯出法律，竟欲钳制朕意，实是容他不得。必得将天意昭示天下，方可

令此辈竖子不敢犯颜。”由是他便挥动御笔，写下《皇帝之天赋本能》与《自由君主制之法则真谛》两篇“御制文”，言道：“早在等级及阶级形成之前，国会召集之前，法律颁发之前，便已有了苏格兰王。原是国王封赐土地，设立等级，建起诸般政府机构。由是观之，自是国王为法律之创立者，决非法律创造国王。”他又剖解道，国王踞于法律之上，自不应受法律约制。国会权利本是国王所赐，可上疏献策，决不允擅议君主之言行。他还谕令百姓，务须尊王崇教，善解圣意。

他在苏格兰厉行专制，甚是得意。到1603年忽地传来英国女王病逝之讯息，按制需由他前去继位。他大喜过望，深感上帝眷顾于己，急命左右速排銮驾，准备登程。圣躬驾幸伦敦，自不免有一番铺排，也不必细表。待到一切停当，詹姆斯便下令起驾，銮舆车驾次第排开，一路之上好不威风。行了数日，已进入英国地界。但见绿覆沃野，树木成行，那詹姆斯不由想道，这大好河山即将归我所治，真是喜煞人也。他正自遐想，忽听有人报道，前面擒得盗贼一名，奏请如何发落。那詹姆斯微微一怔，当即清醒，登时怒从心头起，不加思索即令将盗贼绞了！在詹姆斯眼里，绞死个把毛贼算得什么？遂不在意。岂料此事却是违了英国律条。在英国，盗贼虽是有罪，但须经法院审理方可依律判处。詹姆斯此举实是专横行为，令国会颇生恶感。詹姆斯对此浑然不觉，兀自得意洋洋地进入伦敦，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坐上了王位宝座。

英国有一班顽固派贵族，守旧厌新。伊丽莎白女王提倡新教、扶植资本主义新兴产业等项施为，均使他们忌恨，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此时詹姆斯一世即位为王，却令他们甚感慰藉。他们思忖，这新王之母乃是天主教徒，新王入主英国之前，又素以压制新教徒和奉行王权神授之说而闻名。只此一端，便无疑是有道明君，必当倚重我等。

顽固派倒也料得不错。詹姆斯一世果然对前朝所为甚是厌恶，尤为气恼国会下院执掌金钱上的权力。国王征新税却要看国会

允准与否，岂不是坏了君臣之道？直是尊卑倒置，莫此为甚！于是他召集斯图亚特朝的首届国会，亲往会场，晓谕议员。只听他言道：“上帝可做常人不准做之事，若妄议之即是渎神。君主也可做常人不准做之事，若妄议之则为叛逆。对朝廷妄生议论，朕所不允。君王之制原是尘世间至高无上之制度。君王系上帝所委之总督，坐于神圣宝座之上，就是上帝也称他们为神。”言罢即举目扫视众人，意在显露君王威仪。不料所遇俱是惊愕、怀疑乃至愤怒的目光。

国会下院成为新式贵族及商贾资产者之依托，已垂百年。王朝反对派在下院已成气候，甚是浑厚坚实，岂能被国王一席话吓退？此际，詹姆斯一世和国会反对派均已明白，对手不是好相与的，今后少不得要频频交锋，切莫要掉以轻心。

自此之后，詹姆斯一世便将国会视为肘腋之患。他很是钦慕大陆上的法兰西与西班牙。这两个天主教国家君主大权独揽，教会地位至为尊贵。钦羨之余，詹姆斯一世愤然想道：“既同时为王，朕在英国怎地便要受那国会挟制？真真岂有此理！”由是他便公然声言：“宗教改革实为一大恶事。改革者竟而索要平等！须知平等本是秩序与统一之大敌。”“改革者与我等之差异，非是宗教信仰之别，实是源于彼等之有害政见和索求平等。彼等必恒久对现政权敌视，未可或忽。”但是詹姆斯一世深知，英国成为新教国家已近百年，自不可于此处贸然重立天主教。所幸英国国教保有众多天主教旧习，正好得以利用。那清教徒才最是令人着恼。索性就来尊国教、抑清教，是为上策。他见清教徒无不极力反对主教制，便大叫：“不要主教便是不要国王！”他严令对所有非国教之教派尽数予以禁绝，凡有抗命不遵之清教徒，概予逐出国门。遭驱逐和自动离国之清教徒数以万计。

詹姆斯一世还在盘算与天主教国家联姻。他有一子名唤查理，3岁时随父来到伦敦，养在宫中。此子深蒙詹姆斯一世宠爱，立为王储。这位小储君在宫中长大成人，耳濡目染，养得一身帝

王习性和满脑子专制念头，性情暴戾，跋扈异常。眼见查理已到弱冠之年，詹姆斯一世身为父王，自当思量太子婚娶之事。

在此之前，詹姆斯一世曾为长公主、查理之姊操持婚事，将她嫁给普法尔茨选侯。那普法尔茨虽是德意志七大选侯之一，地位显赫，但却是新教国家的一名领袖。在1618年，德意志爆发史称之“三十年战争”，新旧教诸侯间展开一场混战。这场战争，后文再行交待，此处且按下不表。单说那普法尔茨选侯，实是命运乖蹇，战火甫起便遭败绩，为德皇逐出领地。此时，英国资产者及朝野有识之士皆主张派出英军，给普法尔茨选侯以援手。盖因英国商贾在德意志新教国家广有市场，英国也系新教国家。此议实为谋英国之商业利益。这当儿，倒教詹姆斯一世踌躇起来。那普法尔茨选侯论起来乃是朝廷驸马，不加援手，为岳父者岂不脸上无光？且还要开罪国人，为朝廷树敌。若是出兵，就得与旧教国家开战，不惟与己之一贯宗旨相悖，而且出兵大陆也是吉凶莫测之举。一时间，詹姆斯一世跋前疐后，举措无当，甚是烦恼。他左盘右蹇，忽地想道，我不出兵，设法假手他人，岂不是妙得紧！原来，他将此事与王子的婚事连了起来。他早已盘算定当，要为查理择配一位天主教国家的公主，自先想到了西班牙和法兰西。此时，西班牙已卷入三十年战争，襄助德皇。莫若向西班牙求亲，如得谐，则英西即结成秦晋之好。那时，既可劝说西班牙转而援手普法尔茨选侯，又可使查理得一天主教佳妇，一石二鸟，何乐不为？詹姆斯一世自庆思得妙计，甚为欣喜。这也是宠臣白金汉公爵所献佳策。他当即便命担当首相要职的白金汉公爵着手办理此事。然则此举却着实惹恼了国会下院和全国黎庶。

那西班牙原是英国宿敌，两家为争夺海上霸权早已打得不可开交。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因于1588年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而赢来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英人对西班牙衔恨甚烈，伦敦民众曾围堵西班牙公使的马车，将公使帽冠抓下，抛掷于地，观者莫不喝采。后每遇该公使外出，民众辄高喊他是“坐在粪车上

的魔鬼”。詹姆斯一世决意与西班牙王室联姻，怎不令国人膺怒！国会下院急急上疏，力谏朝廷息止与西班牙通婚之举，奏请在新教各国王室中为王子择妇。詹姆斯一世阅后大怒，当即下令解散国会，并捉拿议员数人。

1624年，白金汉公爵偕同王子查理出访西班牙，来到京城马德里。他们此行本为售那一石二鸟之计，婉言劝说，曲意讨好，以为必可得谐。不料，西班牙王室视新教为异端，更对英国持仇恨目光，任那白金汉公爵拨动如簧之舌，对其所请终是一一回绝。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直令查理王子失意，詹姆斯国王蒙羞，上下人等愈加气恼朝廷失策。

詹姆斯一世一招失算，原该更弦易辙。谁想他竟不自悔悟，执意要与天主教国家联姻。他不顾在西班牙遭拒受辱，也不理国人忌恨，又老着脸皮向法国求亲。是时，法国能臣黎世留甫入王政会议，主理朝政。他念及法国时况，决意不去介入三十年战争。詹姆斯一世欲说动法国援手普法尔茨选侯之事，自是难以如愿。那黎世留却也无意与英国交恶，遂奏请王室允诺将昂莉埃特—玛丽公主许给查理为妃。詹姆斯一世救援女婿普法尔茨选侯之事终是未果，但结亲天主教国家的宿愿则得以了结，心下亦感慰藉。

英国清教徒闻知王子已与天主教徒定亲，心中不免惴惴。想那王妃即是将来之王后，待到她母仪天下，不知将怎地整治新教徒，实乃一大祸事。由此对朝廷衔恨益深。詹姆斯一世于此全然不睬，只是一意孤行。怎奈他虽是自负算无遗策，但却有一事令其智拙计穷。那便是耐用乏匮，时感拮据。依制，宫廷用度源自王家领地。国会每岁拨补助金若干，余为各项税金。自斯图亚特家族入主英国之后，国会所拨补助金每年均不足30万镑。虽有这诸端进项，却兀自远不抵詹姆斯一世的巨额开销。他自幼登基，贵为人君，大撒手漫用钱财成性，哪还忍得约束？宫廷之中衣履冠带、服饰器用、盘盂肴饌，无不力求华贵精美，实是暴殄天

物，挥霍无度。他不时厚赐宠臣，不肯微露拘牵，以邀臣下体仰圣恩。如此造孽，自是子时吃了卯时粮，无时不捉襟见肘。詹姆斯一世却也知晓，若要谋得新财路，须得国会允准。是以接连召集数次国会，皆因拨款、加税之议均遭回绝，旋即敕令解散，徒自加深了彼此间的怨恨。

詹姆斯一世鉴貌辨色，料得国会绝难就范，便重用佞臣，横征暴敛起来。他们复行前朝已然废止之商品专卖权制度，滥行販售，广取金钱。凡购得专卖权之巨贾，莫不以独家经营之机，哄抬货价，牟取暴利。只搅得普通商家叫苦不迭，众多百姓困厄难当。另有一节，詹姆斯一世将那卖官鬻爵之风又兴了起来。他别出心裁，竟将爵位标出价来，明码贩卖。出资千镑可为男爵，万镑为子爵，花费两万即可作得个伯爵老爷。纵然如此，詹姆斯一世犹是不知餍足，竟还操起倒买倒卖的勾当。他昭告商家，推行王室采买优先制。那便是宫廷所委专员向农家、商家，乃至小商贩，随意压价“优先”采买物品。而事后却又将购得之物抬价二三倍贩了出去，转手之间即获重利。

为人君者不思体恤百姓，行起事来直恁地乖戾且又齷齪，实令朝野齿冷，莫不气愤。国会屡屡谏諍，直言其违制之非，均被驳回。那詹姆斯一世任性妄为，全然视国会如无物，更不顾念天下苍生。奈何他纵是傲慢自负，但却福泽不厚，寿祚修短，尚未步入花甲之年，便已病入膏肓。虽经百般延医救治，终是不见起色，于1625年驾崩。

既是“上帝”已将詹姆斯一世“召回”，其位自应由王子继承，这便是新王查理一世。登基时他年方二十有五。查理一世自幼生长王宫，备受宠爱，养得一身暴戾习性。他目睹父王所为，深谙专制之道。如今以风华之年荣登大宝，不由心花怒放，决意一展自己的雄风。他那睨视臣下，傲岸朝堂之神态，倒好似将欲气吞牛斗，逆转乾坤一般。他年轻气盛，刚愎自用远逾乃父。但却未曾料到，二十四年之后竟会引颈断头台，与乃父相会于奈河

桥上。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却说查理一世一面料理其父丧事，一面坐朝听政，甚以“法天应道、广圣神武”之君王自诩。然则初登宝座，总须遴选亲信，辅佐朝政。他遍察朝廷近臣，登时便挑中了白金汉公爵。一年之前，便是这个白金汉公爵随同自己前往马德里求亲，虽是议亲未果，那是西班牙宫廷不识抬举，不关公爵的事。这公爵陪伴自己之时，端的是百般照拂，频献殷勤，甚是忠心。更兼他乃前朝谋臣，父王倚为股肱，授以首相之职。如此足智多谋、忠心不二之臣，自当倚重于他。由是对白金汉公爵宠幸有加，言听计从。

那白金汉公爵实是一代奸相，宦声绝劣。詹姆斯一世所施之虐政，大抵均肇始于这个佞臣。这奸相阴鸷狠辣，执拗自专。他工于心计，极擅逢迎邀赏之术，甚合查理一世心意。他又迭出奇谋密计，视国事如儿戏，社稷之祸福全不在眼里。詹姆斯一世在位时，便是他竭力怂恿与西班牙联姻。待遭拒蒙羞之后，又与西国反目成仇，撩掇詹姆斯一世与之开战。此时，查理王子与昂利埃特一玛丽公主之亲事得谐，便又与法国结盟，发兵大陆援手西之敌国，与西间接作战。不幸这路大军因染病、饥饿而死伤殆尽，令国人极为恨恼。查理一世继位后，派水师径直与西作战，意在截夺自殖民地驶来之西班牙运载金银的船只。怎奈事与愿违，英军久战无功，反倒耗费国币无算。那白金汉公爵又使出翻云覆雨故伎，说动查理一世与岳丈反目，由他率军出援法国反政府的雨格诺教徒。不料他出师不利，屡遭败绩，又迫得与法国屈辱议和。继而又与西班牙谋得和议，终止对大陆新教国家援手，将普法尔茨选侯也撇在一旁。数年之间，白金汉公爵投机行险，弄权误国，将那献媚、蒙羞、背信、用兵、败北、求和诸般丑剧一幕幕演来，直令府库耗竭，国威堕损。此等奸佞，真个是谤满天下，朝野莫不切齿。

那国会中之反对派对白金汉公爵早已怨恨至极。查理一世即

位后的第一届国会，便奏请将其罢官。昏王不准所奏，反将国会解散。第二届国会时，又重演了这一幕。到得1628年第三届国会时，事态有了转机。这届国会有幸出了几位智能之人，作了反对派领袖。其中，托马斯·温特渥斯、约翰·埃里奥特、约翰·皮姆等尤为佼佼。他们智谋出众，胆识过人，更兼极擅辞令，演说必令闻者折服。他们除继续主张将白金汉公爵依法治罪外，还将一份《权利请愿书》呈上国王。此乃以往国会从未有过之举动，且直书“权利”二字，实欲行人权和法治精神之意。只见那请愿书上写道，嗣后陛下向民间举债、征税，务须经国会认可，否则不得施行；无法律为据及法院判决，一概不得捕人，亦不可收没财产；禁绝军队进屠民房。这显是欲将王权约制在法律和国会决策的限度之内。国会深知查理一世不是易与之辈，若不动之以利，恐万难入彀。遂奏明国王，若蒙纳得此议，即当呈上拨款35万镑。那查理一世自是不可理喻之人，然此时恰是囊空如洗，对着那35万镑真好似酒徒见佳酿，老饕闻肉香，怎肯舍却？终于勉强纳下了请愿书。查理一世此举自无诚意，但请愿书却是已获“圣裁”，成了一项国法，天下尽知。

这个回合国会已胜定，遂乘势奏请将白金汉公爵罢官。查理一世钱已到手，怎能再行忍让？圣谕下来，令国会休会半年。他却万万不曾料到，国会虽是休会了，那白金汉公爵竟遇到刺客，遭了毒手，命染黄泉。这奸佞已恶贯满盈，而今遇刺身亡，正令国人称幸，以为他该遭报应。那查理一世见股肱之臣撒手而去，又痛又怒，反倒变得更为暴戾了。

刺杀白金汉公爵的好汉行险侥幸，虽已得手，但他却是料错了。百姓困厄，社稷蒙难，本源于封建制度，除掉个把奸佞之臣又能济得何事？白金汉公爵死后，查理一世当即将那《权利请愿书》抛在脑后，开征起非法的进出口税。1629年复会三国会虽宣布凡屈服压力、应承纳税之人即为“自由的叛徒”，又称那班依天主教规矩举行宗教仪式之人是“国王的敌人”，但却引起查理

一世大怒，下令解散国会，并宣布以后不再开国会。由此开始了无国会统治期，国王独专朝政达于顶点。

也是那查理一世交得好运，居然在近十年的光景里行事竟未太过碍难，倒也算得顺遂。这也是机缘巧遇，非是他才智过人。原来，欧洲大陆的三十年战争此时已进入决战当口儿，交战各国久历战火，田园荒芜、百业凋敝，衣食器用、军旅所需，益发仰赖从境外购入。英国恰与法、西媾和，变成中立国，瞬即成了各国之商家，大陆客商纷纷渡海前来争购。查理一世歪打正着，却令众商贾喜上眉梢。只见那装满英货的船只一艘艘驶往德意志、荷兰等地，白花花的银子流入了英商的钱柜。农场主、企业主、营运商等资产者只顾发财，对停开国会，国王自专之事，也就没有太过介意。

查理一世为国会掣肘，憋闷已久。今见国会遣散，民怨不盛，甚为开怀，便任情施为起来。此时，他又得到一名亲信，接替白金汉公爵，成为宠幸之臣。你道却是何人？原来竟是那国会反对派领袖温特渥斯，怪也不怪？

这温特渥斯实非等闲之辈。他出身贵族世家，祖居封建传统极重的约克郡。温特渥斯自幼便受古板家风和宗教教育熏陶，早萌出人头地、务要声名显赫之志。后得入选国会，便急欲借此一展生平之志。他不是清教徒，也不喜爱资本主义新式产业，只想怎地使自己飞黄腾达。他不久便自看出，国王与白金汉公爵虽是蛮横跋扈，实则是一个昏聩，一个无能，成不得大事。倒是那些反对派人物据理陈词，言语锋利，气宇不凡。他暗忖，大丈夫处世，须得鉴貌辨色。莫如站到反对派一边，但凭自己才智之深、口舌之利，不难博得此辈交口称赞。倘若他日国会得势，自己能不成为当世之要人？果不其然，他成了反对派的一名领袖。不料造化弄人，似是有意寻他的晦气，竟出了个无国会统治期。温特渥斯惶急骇异之余，瞬即想出了新的计策，那便是从反对派抽身，投靠朝廷。心想，我既成为反对派之叛逆，国王自会收录重